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十二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墨子卷一
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
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
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衰弟子
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
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
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
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
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唐韓
愈撰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陳木

墨子目錄

卷一

親士第一

修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目錄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節葬上第二十三

節葬中第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目錄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卷九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中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備梯第五十六

備水第五十八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城傳第六十三

卷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臣等謹案墨子十五卷舊本題宋墨翟撰考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

夫在孔子後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

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

自著也宋館閣書目稱十五卷六十一篇此

本所列篇數終於第七十一與漢志合而按

其目次缺者十篇正得六十一篇與館閣書

目亦合惟六十一篇之中其八篇有錄無書

則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稱又有一本止存五

十三篇者殆即此本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

蓋以孟子所聞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

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

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為墨

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

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則未為篤論

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奮其身而時時利濟于

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于九流而

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

家言其文古典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為不類
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
事其後因採摭其術附記於末觀其稱弟子
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
是能傳其術之証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墨子卷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
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
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
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
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
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
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
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
情雖難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
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
故傷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
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
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喑怨結於民心

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二

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解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

逝淺者速竭境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官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馬喪雖有禮而哀為本馬士雖有學而行為本馬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來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及之身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三

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惡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隤顛而猶弗舍者其惟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

爲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未必
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情源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
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
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
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
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
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
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
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
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
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毋染於許山伯陽
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
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

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辛推
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公幽
王染於傅公夷蔡公殺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
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
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
吳閭閻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
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
朔王肱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維太
宰嚭知伯瑤染於知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
康染於唐鞅佻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
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
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
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
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
適危身適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
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曰樂
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
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
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其所堪必
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
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卷一

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
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
者雖不能中故依以從事猶邇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
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
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
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
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
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

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
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
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
久而不衰故聖上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
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則天何欲何惡
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
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
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
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
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
嚮羊豢犬豬潔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
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
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
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親
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卷一

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實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運失其國家身死為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一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實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修法討臣臣憚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疆而無守備四隣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蓄種穀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

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駟駟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皆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饑重其子此疾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之有為者寡食者眾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一

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
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
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饑甚矣然
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
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
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
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
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
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
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
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
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
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
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難寇敵則
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
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

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
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避
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
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
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
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
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
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
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
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
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
人治役修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

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
絲麻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
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
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
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
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
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
易曉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
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
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
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
之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
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
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
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
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
分處故聖人作耒耨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
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
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燕
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
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饌人君為
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
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飲食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
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
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
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
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
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
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
餓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

故為姦衷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十四

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瑟之樂農夫春

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十五

墨子卷一

墨子卷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國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卷二

一

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闖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

欽定四庫全書

墨子
卷二

二

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夫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

富不變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貴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閭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餼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恤誨女予鬱孰能執執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戚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貧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

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